

第三十四段 翠濤阻雪賦新詩 雪香泊船逢故友

菊婢謂松曰：「相公船到這裏，將欲何之？」松曰：「往西冷去的。」菊婢曰：「到西冷何事？」松曰：「去尋梅相公。」菊婢曰：「梅相公自八月到西冷，於今怎尚未歸？」松曰：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菊婢曰：「此去遇見梅相公，說起我姑娘的事，梅相公不知如何感傷哩。」松曰：「自不待言。」舟行半日，忽然朔風狂作，舟子急將船泊住。漸漸陰雲四合，雨雪霏霏。直至次日，雪深尺許，風猶未歇。松困坐無聊推篷起視，則見滿地銀鋪群山玉立，好一派雪景。舟子曰：「前梅相公阻雨曾作有詩；今日相公阻雪何不也作一首？」松曰：「你倒是個有趣的人，就依你的話作它一首。」乃步唐祖詠《終南積雪》詩原韻，呵開凍筆作一絕云：

朔風催雪急，迷目望無端。

皓色千峰淨，清光萬里寒。

吟罷，謂菊婢曰：「桂姑娘教你作詩否？」菊婢曰：「雖略曉得些，到底做不出來。」松曰：「你做一首看。」菊婢沉吟半晌，乃曰：「做得兩句。」松曰：「念得我聽。」菊婢曰：「是下韻哩：‘空花天女散，玉指亦生寒。’」松曰：「也有思路，可將上韻做起來。」菊婢曰：「做不起，不做也罷。」

過了兩日，雲收天霽，日午風微，舟子開船，又得了半日，黃昏抵岸。少時，一船復至，同泊岸邊。至一更後，萬籟俱寂，松忽聽見鄰舟有詠詩聲。傾耳聽之，但聞二句云：「一去長亭人未返，張郎何忍聽香埋。」松曰：「此詩是桂月香作的，這是何人卻也曉得？」又思曰：「莫非就是雪香？」乃呼曰：「鄰舟客人是向那裏去的！」那客曰：「回羅浮的。」松聽得聲音，果是雪香，又呼曰：「姓梅否？」客曰：「是也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你過船來！」雪香不料松到這裏，自思曰：「這是何人喚我？」細聽聲音卻象翠濤，亦呼曰：「是翠濤否？」松曰：「然！」

雪香遂急忙過船，與松相見。時菊婢已經睡熟，雪香未之見也。問松曰：「翠濤怎到這裏？」松曰：「為尋你而來。」雪香曰：「母親在家安否？」松曰：「甚安。伯母因你在外日久，心下掛念，命我來尋你與老伯回去。」雪香曰：「有勞翠濤路途辛苦。」松曰：「老伯怎的不回？」雪香曰：「家父已入仙境，諒必不歸。」松驚問其故，雪香曰：「我在西冷到處尋訪，迄無知者。一夕閑步月下，聞吹笛聲，信步走去，見有茅屋數椽，三人對飲：其一老翁髮眉俱古，一年少白衣朱冠，一叟斑白。老翁言叟與我同鄉，留飲酒。叟言家父蹤跡，去那裏不遠，約我次日來可以相見。次日我依舊到那地方，並無茅屋。正駭異間，一紙飛墜，中有四語云：‘已歸仙府，相見何悲。重到西冷，二美偕歸。’這不明明是家父指示麼？膝下承歡，不能再得，真覺言之痛心！」言訖泣下。松曰：「老伯得歸仙府，便可萬年常存，雪香何用悲也。」坐了一時，松又曰：「老伯指示四語，下二語云‘重到西冷，二美偕歸’。雪香的婚姻當在西冷，不止得一，並可得二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因思念家父，未曾悟及這兩句。你今道破倒也不差。」松曰：「果有此事耶？」雪香曰：「西冷界口有個姓賈的名遁翁，無子，有個女兒貌比西子才似班姑，驀然見面，令人魂銷。我遂於附近一個西子廟作寓，欲尋進步。不意不消尋得，那賈遁翁愛才如命，走至廟中見我詠西子詩，便覺心喜，一見面時即請到他家居住。尤幸所居與賈女臥室僅隔及扇之牆。女有一婢名叫芷馨，貌甚可人，亦知文墨，因婢得與賈女相見，彼此留情已經兩月。賈翁亦有意許我坦腹。會賈母有疾，家中無人料理，始辭我去。尋思這兩句，再到西冷，這段姻緣或者可成。」松曰：「一定可成無疑。雪香偏有這好奇遇，我想你再到西冷，還不止這段姻緣。」雪香曰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松曰：「老伯指示的話，言‘二美偕歸’，祇怕還有個美人相遇。」雪香曰：「厥婢芷馨與我亦有成約，豈不也算得一美？」松曰：「這也是的。祇是你與那婢已經夢入陽臺否？」雪香曰：「賈女的約束甚嚴，婢子亦莊重不挑，決無苟且。」松曰：「我卻不信。當蹤跡漸密的時節，未必無見景生情的事。」雪香笑曰：「不信由你，我也無庸置辯。」

松曰：「雪香，你幾時起程的？」雪香曰：「走了好幾日。這兩日阻雪，真是困人。」松曰：「作有賞雪詩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未作。翠濤你作否？」松曰：「步祖詠原韻作了一絕。」雪香曰：「看看。」松遂尋出稿兒遞與雪香。雪香視之，曰：「可與祖詠詩媲美。」松曰：「這就是虛譽無當。」雪香曰：「誠非虛譽。詠雪詩易落俗套，你這一氣清空的真妙句。即如古人詩，惟羊孚嘖云‘資清以化，乘氣以霏，遇象能鮮，即潔成輝’最佳；陶靖節之‘傾耳無希聲，在目皓已潔’更覺超妙；祖詠之《終南陰嶺秀》一篇，王右丞之‘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閒’，韋左司之‘門對寒流雪滿山’，亦不愧大雅；若柳宗元之‘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’，已不免有霸氣；至鄭谷之‘亂飄僧舍，密酒歌樓’愈落俗徑；而韓昌黎之‘銀杯綉帶’及‘白霓先起途，從以萬玉妃’，何遜之‘若逐微風起，誰言非玉塵’，皆俗之俗者也，能去其俗，則佳矣！」松曰：「雪香所論固是，然不免唐突古人。」雪香曰：「非我私言，漁洋歸愚已先我言之矣，但未如此其詳耳。」松曰：「由是而論，則李義山之‘人疑迷面市，馬似困鹽車’，蘇長公之‘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眩生花’，皆是沾泥絮？令人嘖飯者也。」雪香曰：「坡詩固不佳，然而王荊公以‘兩肩為玉樓，目為銀海’解之，則更穿鑿支離，毫無意味。」松曰：「尚論古人，放開眼孔，猶是易事，自己下筆卻也大難。二人直談至深夜，雪香方過船去。」